

抵

抗

投

张炜卷

降

书

系

忧愤的归途

张炜



《九月寓言》

YOUFENDEGUITU

主编 萧夏林

华艺出版社

抵抗投降书系

张炜卷

忧愤的归途

主编
萧夏林



一九九五年四月·北京

(京)新登字 124 号

书 名: 忧愤的归途
编著者: 萧夏林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河北兴隆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48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7—80039—918—4/I·507
定 价: 12.8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写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前面

90年代初,在我们需要文化英雄文学斗士、需要良知集体承担苦难构筑精神长城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王朔发动的一次“痞子革命”,这场在民族精神危难中诞生的革命,出人意料地未受到文坛的抵抗,反而获得热烈欢呼。在这种呼唤声中,王朔愉快地进入文坛中心,成为文坛新楷模。于是,中国作家纷纷加入“痞子革命”中,投靠王朔,掀起了一场风靡文坛弥漫全国的“痞子运动”。

很显然,这场“痞子运动”是在痞子革命中迅速痞子化流氓化的作家无耻地领导了全民痞子化的一场运动,应该说它是文革词语又一次曲线的“辉煌”表现,它不仅使几千年的汉语言及她的文学的高贵与尊严再一次蒙受耻辱遭受劫难,而且瓦解了十年改革的精神成果,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又一次沉重衰退和死亡危机。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噩梦。

痞子运动标志着当代中国作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绝大部分作家从此彻底放弃了对“现代”的承诺和信仰,背叛自己80年代的理想和热情,公开地媚俗向大众投降,大张旗鼓地倡导“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他们把王朔当作时代的英雄,自救的楷模。这标志着中国作家进入放弃救世,进行所谓自救自娱的新时代,也就是放弃良知赤裸裸地以耻为荣的时代。

于是,我们看到,理想信仰艺术和良知不再是中国作家心灵的依仗,金钱的欲望犬儒的幸福成为中国作家们的快乐追求,消解崇高躲避崇高遗忘崇高成为中国作家争先恐后献身的伟大时尚。作家们放弃严肃和真诚泯灭对苦难和正义的关怀冲出道德和良知的长城,彻底放纵自己,解放自己,沉醉在堕落的自由中。他们已完全不靠心灵写作,只靠玩故事玩词语和玩技术,进行一种油头滑面的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完全是一种商业化的金钱主义,一种中产阶

级的享乐和梦想。因此，他们就退化成为一种码字工成为汉字的市场批发商。于是，我们就看到媚俗投降背叛的痞子文学、性乱文学、闲适文学、帮闲文学、喷嚏文学等文学垃圾，在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大街小巷的空前繁荣。

虽然媚俗背叛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潮，控制了市场的巨大空间。虽然，理想派作家的阵营里，已所剩无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信心，接受失败，甘愿被投降的声浪淹没或被淘汰出局。所以，在媚俗和背叛的洪流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拼死反抗的作家，仍然看到理想的圣战者，看到道德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依然在信仰中坚守，在崇高中运笔，在苦难中呼喊。仍然以坚持真理和正义为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投降都不放弃都不背叛。

所以，当他们对文坛失望和绝望时，他们就会英勇出征，当他们呐喊以笔为旗进行战斗时，这个时代就会为之变色，就会诞生大的激动人心的风景。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取义的人。鲁迅先生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些脊梁的悲壮和辉煌，才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奔流不息，泱泱至今，才没有被纷纷扑来的大苦难大悲剧大痛苦所窒息所击倒。

今天中国的脊梁们仍然如此。

在民族精神危机时刻，他们在失望与绝望之中又是慨然而出，表达自己抵抗的伟力战斗的坚韧与执著。

于是，我们看到了，张承志、张炜、韩少功、余秋雨、李锐、史铁生等当代文学英雄，民族良知抵抗的身影。看到了他们忍无可忍的出发，看到他们走出思想和艺术的象牙塔，来到文坛和时代的前沿，举起“抗战文学”的大旗，直面文坛和时代的黑暗，用匕首投枪，抨击文坛的背叛和堕落，呼唤正义和真理，理想和信仰，呼唤苦难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

于是，我们看到了坚持理想正义的抗战文学大旗猎猎飘扬，看到了抗战文学抗击媚俗反对投降悲壮雄伟大气磅礴的风景。

张承志，这位拼命硬干的理想主义幽灵。以“虽千万人我往矣”的英雄气概独步天下，在荒芜的英雄路上，慷慨悲歌。他用生命巨笔，血写《心灵史》这部英雄和信仰的史诗，举念信仰的神圣，反抗的无畏。在以耻为荣后现代的喧嚣中，在后庭花的大合唱中，以笔为旗，直戳文坛的黑暗，直捣当代文人的卑鄙，倡扬“抗战文学”，呼唤清洁的精神，呼唤高贵自尊的文学，他的一篇篇抗战美文巨大地震撼了这个滞闷的时代。

张炜，这位埋头苦干的山东硬汉，这位沉浸于大地苦难的理想主义分子，在《古船》的悲怆之后，又推出《九月寓言》、《柏慧》这象征着作家艺术信仰和反抗信仰的长篇杰作，以对抗这个媚俗投降的时代。他的散文与随笔更是作家咀嚼苦难，坚持理想和信仰的抗战记录。张炜，站在大地梦想的中央，以不宽容、不容忍、不退却、不背叛、不投降、仇恨和永远战斗，回答了痛苦时代于诗人何为的巨大质问。

韩少功，这位新时期文学的风流人物，在 90 年代的物欲洪流中，毅然退守人文沉重的主体和民族心灵的劫难中，举笔沉痛夜行。他顶礼人文的精魂，反击精神的叛卖与无耻，阻击物欲对精神心灵的暴政，揭示极端金钱主义与极端政治专制主义高度一致的现实，揭露中国“后现代”“怎么都行”的卑劣无耻。韩少功，站在人类的高度，面对物欲横流的中国，重说人的渴念与存在，重缅人的灵性与永恒，再悼失败文明的尊严。他显然是在作人类终极追问和民族至尊意义上的大思考，更是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高瞻远瞩的警示。

余秋雨，这位执著的文化苦旅，从今天出发，沉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跋涉入中国文人坦途与坎坷、希望与绝望、滚滚痴情与滔滔蒙昧的心灵史之中。品味他们不尽的光荣和悲痛辉煌和辛酸，凝视他们在历史的黑夜中永远哀伤的眼睛，拾掇他们在几千年的野蛮与苦难中永远钟惜又不断破碎的人文精魂。余秋雨把五千年中国文人灵魂痛苦的碎片，奉献给这个精神支离破碎人文理想解体的欢乐时代，表达了作家的良苦用心。

史铁生这位地坛的圣子，并没有被“后北京”所化，成为地坛上“后现代”的歌手。他依然在地坛上弹奏人类悲悯的生命之琴。

李锐，这位太行山下厚土中耕作诗意谛听天籁的作家，以自己清冽的性情，别异的韵致，抒写自己拒绝合唱的文学悲歌。

在当今文坛上的一些风流人物看来，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道德批判，悲壮的理想主义，沉痛的民族使命感显然是不合时宜，显然是这个市场时代的异端，是陈旧历史古典情韵的守墓人，是时代的落伍者。虽然他们是极少数，但他们却忠于正义真理和人民，浩然正气充满天地间，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指向，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希望。他们显然是大者勇者，卓越的特立独行者，屈原鲁迅的承继者，是真的猛士，是这个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他们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希望，是这个悲剧时代最悲壮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正是由于他们的悲壮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的敢哭敢歌敢悲敢骂敢打的抗战文学，才英勇抗击了媚俗投降的大潮对所有人的侵袭，才使得那些渴望精神的人们在精神寒夜里看到心灵的灯火，得到精神的牵引。使理想主义者受到鼓舞，获得信心和勇气。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悲壮存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才没有成为一条肮脏的河流。几千年伫立中国苦难中希望中的脊梁悲歌才没有在今天停息。我想，这就是中华文化不朽的血脉，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不死的伟大证词。

抗战文学，是对中国文坛堕落的严厉警告，也是对整个沉沦时代的警告。这警告，展示了抗战文学，高蹈理想和信仰，坚守道德和良知，抵抗媚俗和投降的信心和决心。

虽然在今天，媚俗与投降的潮流仍然在继续，但这些理想主义作家这些抗战大家们的抗战文学已越来越显示出其理想的魅力和正义的魅力，其英勇顽强抗击这个时代的背叛和堕落的英雄之姿，且正在获得人民的巨大喝彩。媚俗投降的文学显然在遭受大众的抵抗而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他们仍然快意于堕落的疯狂中，但中国毕竟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的伟大国度，在广大贫苦人民占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而且物质和精神都急需现代

救援的严峻时代,她不可能再接受和容忍中国文人那种兴灾乐祸自私自利蒙蔽人民的中产阶级媚态,她不可能也不会允许痞子文学帮闲文学等媚俗投降的后现代文学长期横行,而且媚俗背叛的文学也不可能在中国长盛不衰,他们的衰败可以说正在到来。垃圾总要被清除,痞子流氓无赖汉奸总要被人民驱除出文坛的正堂。

到了今天,中国理想派作家显然更加坚实更加成熟,也更加自信,而且有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他们也痛苦,他们也绝望,但他们绝不颓废,他们在反抗和战斗中能够超越痛苦和绝望,并在其中前进和生腾。他们及他们的抗战文学的成长和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坛理想主义的反弹和复归,更标志着这批理想派作家由文坛的边缘,重返文坛的中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历史的庄严。

本世纪经历了太多大动荡大灾难大悲痛大疯狂大迷茫的中华民族再一次沉痛地把她的敬意给予她悲壮的脊梁们。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绝望,只是我们任重而道远。

萧夏林

1995年3月3日

目 录

前言 时代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上 编

抵抗的习惯

——张伟的随笔与散文

I

忧愤的归途

I

- 张 炜^[1] 再谈学习鲁迅
张 炜^[2] 一辈子的寻找
张 炜^[3] 抵抗的习惯
张 炜^[4] 艺术是战斗
张 炜^[5] 自己的秩序
张 炜^[6] 缺少自省精神
张 炜^[7] 缺少保守主义
张 炜^[8] 缺少不宽容
张 炜^[9] 缺少稳定的情感
张 炜^[10] 忧愤的归途

I

生命的羞涩与温柔

I

- 张 炜^[1] 融入野地

- 张 炜^② 你的树
张 炜^③ 羞涩与温柔
张 炜^④ 精神的魅力
张 炜^⑤ 时代：阅读与仿制

Ⅲ

仍然在生长的树

Ⅲ

- 张 炜^① 怀疑与信赖
张 炜^② 仍然生长的树
张 炜^③ 文学是生命的呼吸
张 炜^④ 与大学生的马拉松长谈

Ⅳ

永远站着的人

Ⅳ

- 张 炜^① 夜思
张 炜^② 冬令絮语
张 炜^③ 独 语
张 炜^④ 秋日二题
张 炜^⑤ 激情的延续

V

心灵和物质的对话

V

- 张 炜^① 我的怀念与企盼
李连泰^② 回答疑惑和挑战
徐春萍^③ 成功：在抱朴守静中
萧夏林^④ 冬月访谈
薛 红^⑤ 心灵和物质的对话

下编

走遍大地的诗人

——论张炜及《九月寓言》

VI

一代人的精神总结

VI

- 编者^① 心灵的宣言
亦云^② 喧哗中的沉思
丁少伦^③ 寻找家园

VII

漫漫黑夜 长思不绝

VII

- 王安忆^① 最诚实的劳动者
张新颖^② 不绝长流
尹昌龙^③ 世纪之交的乡村知识分子

VIII

保护大地之梦

——论《九月寓言》

VIII

- 张炜^① 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
余秋雨^② 还原民间生气贯注
徐仲玉
等

二

- 临风^③ 质朴而又浪漫的艺术品格
南帆^④ 历史与神话
陈思和^⑤ 还原民间，读张炜《九月寓言》

- 郜元宝^[6] 保护大地
王彬彬^[7] 悲悯与慨叹
刘金东^[8] 奔跑,追赶与逃避
王光东^[9] 还原与激情
李洁非^[10] 《九月寓言》和《纪实与虚构》的突破
-

大地守夜人

——论张炜

IX

IX

- 宋遂良^[1] 一个作家的境界与追求
张新颖^[2] 大地守夜人
张业松^[3] 张炜论:硬汉及其遭遇
陈思和^[4] 张炜民间的天地给当代小说带来了什么
-

《古船》,悲怆的回眸

X

X

- 张 炜^[1] 关于《古船》答记者问
^[2] 86年《古船》研讨会纪要
陈晓林^[3] 潜航在民族心灵史的巨船
夏 林^[4] 重逢《古船》

上 编

抵抗的习惯

——张炜的散文与随笔

1

再谈学习鲁迅

鲁迅是任何时候都要学习的。鲁迅对于这个民族的成熟和成长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前进、希望，都与鲁迅给我们的精神饲养分不开。鲁迅是战斗和良知的代名词。

对于虚伪者而言，鲁迅是咄咄逼人的；对于邪恶者而言，鲁迅是永不饶恕的。鲁迅又是一个最懂得宽容、也最能宽容的人。他心里装不下污浊、病态、虚妄、丑恶，却能容下、能记挂着千千万万平民。他的胸襟是宽广无边的。在今天，在互相用假话取悦的世态中，一个坚持学习鲁迅的人不知该怎样生存。不是任何人都敢于学习鲁迅的。鲁迅的精神只要学到了几十分之一，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现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不是不愿学习鲁迅，而是不敢学习鲁迅。

我心中一直崇敬着鲁迅。但我不敢说我有勇气始终学习着并实践着。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他永不妥协，永不屈服。他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必定是一个战士。一切闲适的、超然的作家，都有可能变成酸腐的文人，而不是作家。

不仅是作家，即使是音乐家、画家，也必须是战士的性格。艺术家的主要特征是“会恨”。而有人可能说：“恨”谁不会？我却觉得会恨的人并不是随处可见。“会恨”包括了恨的方向和深度——特别是深度。这不是一般的恨，不是一般的冲动，而是深深的、永久的、永远也不会遗忘，永远也不会转移。恨得结实，恨得无私。一般的人会这样恨吗？一般的人只会为自己恨。鲁迅正因为会仇恨，所以我们才时常能感到他的大爱，这种爱是那样的深。不会仇恨的人，永远也没有那种爱。仇恨是人性的力度，是做人的原则，是一种道德的召唤。真正的艺术家、有力量的艺术家，要学会仇恨。这也等

于说,要学会挚爱。会仇恨可是了不起的一种能力。

腐败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但以金钱为中心的时代,腐败却可以充斥每一个角落。我们真需要鲁迅那样为揭露黑暗而奋不顾身的人!可惜看不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怕事,怕天上的陨石,怕得罪人,我也一样。想想鲁迅,我们很失望地看着自己,自卑感油然而生。

有时我想,在血与火的可怕环境中倒有勇士产生,可是金钱腐蚀了的社会里却难找勇士。可见金钱这一类东西比枪和剑更锋利。看看现在,那些为炽热的愿望死去的人真是可惜。在黑暗的专制时代,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要呼喊真理,敌人害怕了,就在押赴刑场前割断了她的喉管……现在的人都有一副好喉管,但就是不想说说实话、真话;有人还热衷于说脏话、下流话。

我并不崇高,可是我仍然向往崇高,我非常恨那些糟蹋人心的人。有一次当我这样说时,一个老朋友叹息说:“还是年轻啊!”是的,比起有些人我年轻,可是比起我自己的昨天、比起我记得的一些了不起的战士,我已经不年轻了。再说人本来就要维护青春、维护自己的勇气。谁都不说,谁都不敢说,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坐车外出也危险哪,现在车祸多极了。我们可不能说一个坐车外出的人“还是年轻啊!”这类语重心长的话给人很多痛苦……我们只钦佩年轻的模仿,年轻的时髦,年轻的顽皮,又有谁来肯定年轻的勇敢呢?

《文汇报》1994年9月4日

2 一辈子的寻找

我觉得我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路没有尽头。当明白了是这样的时候,我回头看着一串脚印,心中怅然。我发现自己一

直在寻找和解释同一种东西，同一个问题——永远也寻找不到，永远也解释不清，但偏要把这一切继续下去。

可以解释的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更具体更浅近的什么问题，它们汇集一起也不等于我要解决那个大问题。但我相信这样做可以接近它，有意义。

我相信它在远处呆着，象太阳又象狐狸。

——太阳很大，大得不可想象，于是你迎着它走，自觉步步接近，到头来它还是那么远。事物大到了一定程度，世上的尺子就不折自废。但顽强的人永不放弃自己的尺子，他要寻找崭新的刻度，通往上帝。

——狐狸有一个故事。它在深夜伪装成一个姑娘泣哭，哀婉动人。有人从床上起来，到窗外去寻找哭声。可他进一步，哭声就远了一步，永远在前方的黑暗里。似乎顷刻可至，实则无边无际。那人明白过来，骂一声狐狸便上床了。我想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就好比幻化的精灵，它游动跳跃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它是一个存在，以我们无法明了的方式存在着。它的周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撑，变化多端。比如它的远离，竟然是因为我们的逼近。这多么让人费解！难道寻找是错误的吗？难道人类不该前进吗？可它又明明因此而愈加遥远。

我是快乐的吗？我是痛苦的吗？都不是。我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浑身汗渍，口干舌燥。有一支超人的手指象犁子一样划开了一条游戏的通道，我视沟底为坦途。人的视野太有限了。那些极其怪异的曲折，由上帝一手策划的阴谋，我们望也望不穿。

这就是共同面对的悲哀。

那些我喜欢的、理解的作家们，我明明看到他们一辈子也在寻找一个东西，解释一个问题。不过我没有他们的脚力，不能象他们一样走得很远很远。但我相信这种消耗是自然而有益的。

作家与作家间寻找的大问题可以是相同的，就是说可以面对共同的太阳和狐狸；但他接近的方法却决不相同，好比世上没有两副相同的指纹一样。为了奔向它，有人可能直走疾趋，有人可能踏着之字；有人不歇气地跑，拚尽力气；有人却歇歇停停，一路上吃着补药。

作家身上负担着人类中多么伟大的责任。

人类又派出了他们中多么坚韧的儿女。

我的怯懦和小心翼翼就是在明白了那么一点点后开始的。我尽量在别人倒下的位置上起步，尽量鼓起勇气。可我最后还是沮丧透顶，因为这种寻找不象赛跑时的接力，它更多的还要靠每个后来者从头干起。这真是苦不堪言。

这种巨大的责任甚至也不能让哲学家来承担。因为他们过于简单，好象一下可以说清所有的问题。世界被他们误解得太多了。于是一部分人聪明地观察起来，小心地描摹，隐隐地接近，用幻想和谜语旁敲侧击。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作家，并且果然干得好多了。

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也会是徒劳的。

1985. 4. 26

3 艺术是战斗

作家一辈子处于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伤痕累累。这是真正需要心力和体力的好活儿，一辈子汗水淋漓，不甘失败。渴望的东西越来越遥远，象等水、等能够替代水的某种流汁似的，焦躁无比。头发象枯草一样脱落，失眠，越来越丑陋，让亲人深深失望。跟艺术折腾可真得一条好汉子啊。若干得好，也切不能期待别人的公正和某些安慰，这种机会不多。世上也许只有最优秀和最愚蠢的两类人才来干这个。

有时候艺术的优劣是无法评判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委屈算得了什么，人都是委屈的。凭什么一定要过这样的日子，凭什么要当个搞艺术的人...比如一个人 1956 年以前还没有来到人间；他如果晚来了几年说不定饿死了——我指 1960 年的大饥荒——那时还搞什么艺术。什么都很偶然，不必过份看重自己的理由。唯